

卫俊秀不著，现在要什麼，只要问自己能做什麼。现在

需要的是斗争的文章，如果你老是一个闹事者，那麽

魯迅行年探索

不会一振。

我们那一带农村，技术虽不很高，但心是极苦的，

因为那出钱碰了許多钉子之后，竟去新的，

脱胎之这种态度，心情的影响。

力与布等，印过

特注。

一九九 陕西

出版社

0.97

卫俊秀 著

鲁北新菜探索

黄然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愿“好的故事”不消逝于梦中

——《鲁迅〈野草〉探索》重版序言

孙玉石

卫俊秀先生被打入冷宫多年的《鲁迅〈野草〉探索》一书（下称《探索》），将要重排付梓，再见天日，以奉献于广大鲁迅研究者和爱好者面前，这自然是一件十分值得欣喜的事。

李何林先生本来欣允为此书重版写一篇序言的。但他一病之后便卧床不起，久久无法动笔，直到前一个月初，这位著名的鲁迅研究的前辈，鲁迅精神的传人，竟溘然长逝了。在一种失去知音的悲哀之中，卫俊秀老特意再次书函，恳挚地让我来写这篇再版序言，惶恐与惭然之情使我不敢动笔，拖欠了一些时日。

我是晚辈和学生，心之惴惴且不必说；从未给别人的书写序，也不想请别人给自己的书写序，更不愿动笔写这一类的东西，这是我的习惯。这次我依然是踌躇的。但是卫俊秀老一再来函，字里行间，虽为长辈，却以诚相待，肺腑之言，不能不使我感动的。盛情难却，只好硬着头皮动笔了。这不是序言，算是倾诉一点我对重见天日的这本书及其作者的钟爱钦敬之情，也权当来完成李何林先生的未遂之愿吧。

做为一个学生和晚辈有这个义务。

卫俊秀老的《探索》为鲁迅研究诸多著作中我爱读的一本书。60年代初做研究生的时候，80年代初撰写拙作的《〈野草〉研究》的过程中，我曾先后读过几遍。书中一些闪光的思想，各篇旁涉博引的材料，使我受益匪浅。我深深感到，作者为此书的完成花费了多大的心血。作者在《后记》中很自谦地说：“这本小册子，算是我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所做的含有疏证性的工作”但可以想见那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气候和条件啊！先生说，1943年就萌发了这本书的写作动机。我推测，那时卫老最多不过30余岁。当时鲁迅的资料工作还不象今天这样完备。研究《野草》的文章尤其少。又处于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之中，作者被迫只能做点“蚂蚁似的搜集资料的工作”，在史料的汇集和理论的修养上都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全国解放以后，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终于把此书写了出来。从开始至定稿历时近四年。虽然或作或辍，其间的辛劳与苦思的耕耘，也是很可敬佩的了。我们不能把这本《探索》看做是一本疏证解析性的纯然的学术著作。作者心中燃烧着一股热诚的火。他希望以此书“发扬鲁迅精神，并将其渗透到每个青年意识中去，继续鲁迅先生一生反帝反封建奋斗精神”。在各种腐烂的臭气仍在蔓延，熏染着人们的灵魂的今天，作者的这一拳拳之心更显得十分可贵。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我想对此都会深有感悟的。或许因为我是一个来自乡间的孩子，中学时代起就喜欢鲁藜的《泥土的歌》、喜欢杜谷的《泥土的梦》，自然后来也喜欢这本泥土社出版的小书，更喜爱鲁迅先生那本扎根于过去与未来的泥土上的《野草》。

没料，甘愿做泥土的人却为泥土而受难。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使多少人如蝼蚁一般被委弃于泥土。做人的权利被剥夺了。有的人甚至极惨地离开了他们为之献身的大地。就在那时，这本泥土社出版的小书的作者，也被送到陕北一带“劳教”，有时还要深入荒远的大林莽中，过着非人可以忍受的生活，甚至与鹿豕为友，虎豹啸声，时或可闻。那些漫长的年岁中对作者青春的剥夺与精神的摧残，是我们可怜的想象所不能达到的。自然随着那场灾难之后，沾了泥土社之“光”的《探索》一书也就被开入“禁书”之列，而无法走进读者。60年代为研究鲁迅从老师手里借这本书，还抱着一种偷食禁果的心情。《探索》一书今天能得重见天日，真是别有一番意义。《探索》及其作者的遭遇告诉人们：那种几千年前至高无上的皇权者发明的“焚书坑儒”的愚民之术绝不能再重演了！经过民主与科学洗礼的觉醒了民族，难道还要那些思想的幽灵陪伴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走到21世纪去吗？

当然，《探索》的重版自有它的学术价值在的！

“我自爱我的《野草》，……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鲁迅先生在《野草·题辞》中如是说。

《野草》是鲁迅先生用他的血写的一本小书。本子最薄，分量最重。《野草》不仅是战斗的抒情诗的记录。它具有永恒的人类思想和审美的价值。它包含着一个充满悲剧而又正在奋起的民族的伟大儿子最深的痛苦与最大的欢乐。它容纳了一个“人之子”所具有的人类最高智者的思考。它结

晶着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永不褪色的思想光芒。在全部鲁迅著作中，《野草》几乎可以说是人们接近鲁迅最深层的内在心灵最近的窗口。鲁迅的热烈与消沉，希望与虚无，愤激与快慰，欢欣与痛苦，奋起与返顾，韧性搏斗与不自珍惜，美丽的幻想与绝望的抗战，人道主义的博大与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徘徊，都以极为矛盾的方式而又美丽的外形在这里凝聚。《野草》是鲁迅自身心态“中间物”最幽深的代表。一位新相识的朋友最近对我说，不了解《野草》，就不能真正理解鲁迅。我是深以为然并引为知音的。

卫俊秀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就钟爱这本不朽的小书了。他怀抱热情，十年搜集，四年笔耕，几经删改，终于完成了这本《野草》研究史上第一部专著性的书。仅此一点，《探索》一书的开拓性与建设性的价值，就是值得称赞的了。《探索》填补空白的意义是不可泯灭的。

《探索》至今读来依然有它的学术价值。书前原有张禹先生的一篇《代序》，笼罩全局，对《野草》中鲁迅的内心矛盾和整体精神，做了较恰当的分析与概括。现在重版时为篇幅计删去了，我以为是很可惜的。《探索》本书则主要属微观分析性质，作者力图把握每篇作品的主旨和表现特色，以撒得开又收得拢的笔调，作了较为仔细的解析疏证工作。诚然如作者在《后记》中说明的那样：“书中各篇文字，有疏证，有拈解，有说明，有论述，除说明时代背景、写作动机、发挥主题思想之外，并试图对于艺术方面——段落结构，人物形象，风格，手法，以及语言运用，有所分析。”通读全书，又会看到作者在微观分析中有一个全局的观念，即在观照《野草》各篇的时候不脱离鲁迅思想和著作的整体

性。每一篇的分析中，都引述了大量相关联的杂文、书信、小说，加以“内证”，又博涉其他国内外作家的思想言论，以资“外证”，烛幽发微，启人思索。传统的以文证诗的科学精神在新时代作品的阐释中得到了实践，就多数来看，用得贴切而不牵强，表现了作者发掘鲁迅精神这一全书中贯穿一致的整体性观察的思想。作者搜罗资料之广，印证开掘之细，都体现了这一总体精神。微观的分析考察中而不忘整体的思考阐释，是这本《探索》的一个特色。

《探索》产生之前，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研究鲁迅具体作品精神的时间并不太长。这一思想方法运用于《野草》研究而产生较为系统的成果也所见无几。雪峰那篇辉煌的论文的产生还在稍后。《探索》作者于疏证解析中，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运用包括罗曼罗兰、别林斯基、果戈里、日丹诺夫、高尔基在内的作家与思想家的一些深刻见解和作品，来解释和印证《野草》中一些作品的思想，有助于加深读者对本文内在意义的理解。如解释《过客》，引述罗曼罗兰说的即使十分疲倦了也要不惜任何牺牲往前走，“必须不喘一口气”的一段话；论述《立论》，引用了高尔基对小市民的市侩主义的批判，果戈里的《死魂灵》中恶少地主罗士特莱夫要乞乞科夫摸他的小狗的耳朵与鼻子时，乞乞科夫的谄媚语言；论述《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时，把它和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中有些篇章比较，找出“相仿佛的地方”，等等，都是颇为有力而又恰到好处的。这些比较性的思考与印证，更有利于说明鲁迅揭示和批判的弱点远不止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而具有深刻的人类普遍性的意义。《野草》是鲁迅关于人生哲学零星而又深刻思考的结

晶。理解《野草》也要有一种开阔的眼光和广博的知识。《探索》的作者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已经拣拾了一些可喜的果实。

《探索》一书对《野草》许多篇的阐释中，汇集了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也有自己创造性的思考，能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一些富于启发性的见解。譬如对于鲁迅“难于直说”的自白，作者有自己不同于一般习惯的解释的意见，关于《好的故事》的结尾与鲁迅一时的寂寞感的粗浅的看法，《死后》揭示的旧中国思想精神几种类型的概括，说《这样的战士》“是鲁迅多年来斗争的经验总结，是他全部80万字的杂文的精神的凸聚点”，并引录鲁迅对雪峰说的“我一向显得个人作战，又多使用投枪……”等为印证，这些，都显出作者研究中的创造性特质，而不是人云亦云的重复归纳前人的意见为满足。许多观点虽然并没有充分展开，给人不无遗憾之感，但30多年前一位青年人写成的书，能于平易扎实中使我们看到一些思想的光点，就已经十分不易了。

《探索》已经是35年前的一本书。它的价值当然伴随它的缺点一起存在。具体的解释偏颇、肤浅和失误之处，我已经在那本《〈野草〉研究》中作了评论，这里就无须赘述了。倘该书与读者见面，一俟翻阅，也就不说自明。我想补充说明的是，出现的一些误解和弱点，在鲁迅这一特殊对象研究中，大体有几个原因是可以引为鉴戒的。一部分作品属于作者理解的肤浅而未体味鲁迅创作该篇的深层寄托，如《好的故事》、《雪》等等，作者避免了附会与牵强，却不了解这些作品在表面景物描写背后的象征内涵的深幽，有的作品本身就是象征主义的，如《颓败线的颤动》一篇，仅从

妇女悲惨命运的表层去理解，是无法体味鲁迅创作的艺术苦心与思想的博大的。另一种情况，是过分注意作品反映现实的战斗意义，而忽略了鲁迅内心矛盾的剖露。再也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象《野草》这样作为鲁迅严酷解剖自己心灵矛盾的代表了。过分注重它的反映性质，而忽略它的内剖性质，是作者写《探索》时的一个主要弱点。前面讲的忽略象征的层次还在其次。一些篇中理解得不够深入、准确，特别是个别篇的解释与原意相距甚远，以致失之谬误，如《墓碣文》，以批判“正人君子”的思路来诠释许多诗意幽深的句子，整篇的意义也弄扭了。原因主要就在这里。忽略了《野草》的艺术性质的特殊性，忽略了主体精神的内在矛盾性，就不能准确而深入地把握这部散文诗的深沉的内涵。还有一个原因而又不能归咎作者的，那就是时代左的气候的影响。作者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卫俊秀老于1983年3月30日给我的信中就说过：“这本幼稚的小册子，是我一面教书，一面勉强凑成的。回忆当时情况，总觉得‘左’‘右’为难。强调艺术性，又怕斥为‘纯技术观点’，……终于采取了宁左勿右的方向，纵然受到指责，只要不犯原则上的错误，也就心满意足了。”经历过那个恶梦一般时代的如我们一般年岁的人，对于这些话中的滋味，是深有所知的。我们有审视足迹的自省精神。但我们不是理论的圣人。时代铸成的沉重的十字架，不应该由我们的前辈和我们自己这两代人来背负。在荆棘丛中跋涉，拣拾微薄的果实和不招人爱的野草小花，耸起瘦削无力的肩膀，让后来的人从上面呼啸而过，然后去营造他们美丽的海市蜃楼，或真实的高层建筑……这就是卫俊秀老与我们这一代后辈所能尽的责任。

《鲁迅〈野草〉探索》一书，是尽了这分责任的。

感谢已经离开我们的良师李何林先生，多年前即热诚关怀这本被尘封多年的书，把它推荐介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但未如愿。现在，此书改由陕西师大出版社重版。我为诸事缠身，尚未动笔写此序时，尊敬的李何林先生竟不幸离开了人间。痛悼之际，心中似有无形的鞭影抽来，但可以告慰的是，他的这一小小的宿愿终于可以实现了。

终日在匆忙中度过，昏昏然如梦一样送走了许多宝贵时光，连《野草》中的“一觉”也没有。身内的青春在眼前一驰去了。身外似亦有无数昏黄环绕。没有烟篆在空气中上升。但总希望在窗外那些片片云朵中，徐徐幻出一些“好的故事”来。它们，才真正是这本书的应该写的重版序言。

1988年12月7日写于北京大学畅春园寓所

目 次

愿“好的故事”不消逝于梦中

——卫俊秀《鲁迅〈野草〉探索》重版序言	孙玉石
关于《野草》	(1)
《题辞》	(7)
《秋夜》	(14)
《影的告别》	(19)
《求乞者》	(24)
《我的失恋》	(27)
《复仇》	(32)
《复仇》(其二)	(36)
《希望》	(39)
《雪》	(44)
《风筝》	(47)
《好的故事》	(50)
《过客》	(54)
《死火》	(58)
《狗的驳诘》	(62)
《失掉的好地狱》	(65)
《墓碣文》	(68)
《颓败线的颤动》	(73)
《立论》	(77)
《死后》	(81)

《这样的战士》…………… (84)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88)

《腊叶》…………… (92)

《淡淡的血痕中》…………… (96)

《一觉》…………… (100)

附录：读《〈野草〉铨释》…………… 卫俊秀

初版后记

再版补记

编后话

关于《野草》

夜影愈暗

星愈明亮

——A.K.托尔斯泰

《野草》这二十多篇散文诗，是鲁迅于1924年到1926年间在北京所作，陆续发表在《语丝》上的。在鲁迅全部作品中，连同他所有的八百篇《杂文》都包括在内，写得最隐晦难懂的文字，恐怕就要数这本《野草》了。

鲁迅的《杂文》——社会论文，面对黑暗势力，社会时弊，敢于明言，说出心事，进行论战，毫不留情。所以不管他写得多么笔曲云谲，极尽翻腾之能事，只要看得仔细，总还可知大意的。但在《野草》里面，作者要说出的心事，已不是明言，而是托物寄喻，隐晦迷惘，有时竟至如入五里云雾中。这原因，鲁迅说过：

“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词就很含糊了。”（《野草》《英文译本序》）

一本《中国现代史》，尤其是1927年大革命的前几年间，国内发生了一系列的危难。帝国主义侵略者唆使军阀循环

不息的内战，曹、吴刚倒，段又起来；1925年春，北京女师大学潮爆发之后，接着就是上海五卅惨案，轰动全国；1926年“三一八”惨案又发生了，这一回学生被枪杀伤者，竟达300人之多，造成了“世界上最黑暗的一天！”然而官僚政客之流，文人学士之辈，公然为虎作伥，给帝国主义者充当清道夫。他们提倡国粹，号召读经，遏止青年学生反帝运动，企图把时代“带住”。这就使鲁迅发出浩叹：

“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什么呢？”（《坟》《难忘的杂忆》）

愤情填胸，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然而“四周明明是严冬”，周围的环境，就是如此的恶劣，难于直说，只好以象征的手法，走迂回的道路，不得已也。例如：用野草象征劳苦大众；枣树象征战士、英雄；繁霜象征苛政；小粉红花象征弱者；过客象征追求光明的战士；或为鲁迅的自况。造物主暗指段琪瑞；地狱象征黑暗的社会；魔鬼隐射未得志的英雄；大石车暗喻恶势力、统治者；古塚影射旧社会。所有这种种拟人化、暗喻、象征的手法，正如《诗经》里以硕鼠象征剥削的地主，青蝇喻谗人；鼯兔比小人。在《楚辞》中，用美人比君子；荃、荪比楚王等等，都是同样在黑暗的社会里，欲说而不能，而又不能不说的愤情下，所必然采取的特殊的手法。

二

先前有些人（如周作人等）把《野草》看成“悲哀哲学”，有如叔本华似的，这是不确的。诚然，在《野草》里面确乎存在着颓唐的气息，令人黯然，就连鲁迅本人何尝否

认？给萧军信上说：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

但这种情绪，不过是他一时心境上受到压抑而流露出的阴影，不能概括他精神的全貌。在这一段年月里，他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站在十字路口，郁快孤愤，沉默彷徨，莫知所届。但他的彷徨，是“荷载独彷徨”；他的沉默、郁愤，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绝决的态度。所以，他不象屈原，于忧伤绝望之后，愤懑沉江；他的作品，也不象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最后落到绝望的境地。相反，鲁迅则是：乐于被黑暗沉没，乐于为白天消失。明知夜幕已落在眼前，仍要向野地里踉跄闯进去！涅克拉索夫曾把他自己的诗称为“报仇与悲哀的诗神”。我看鲁迅的这本散文诗，就正是“报仇与悲哀的诗神”。曹植所谓“烈士多悲心”也。郭沫若在他的《沸羹集》《契珂夫在东方》一文里说得好：“鲁迅的作品与作风和契珂夫的极相类似，径直可以说是孪生的兄弟。假使契珂夫的作品是‘人类无声的悲哀的音乐’，鲁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说是中国的无声的悲哀的音乐。……但两人都相信着‘进步’。……故虽失望，而未至绝望。在刻骨的悲悯中未忘却一丝的希望。契珂夫时时系念着‘三二百年后的人类社会光明的远景’，他相信再过三二百年后，全世界都要变成美丽而可爱的花园。”“鲁迅的作品也正是这样。但鲁迅比契珂夫占了便宜的，是迟来世界二十年，……光明的前景用不着等待三二百年之后，竟在契珂夫去世后仅仅三二十年间便来到了。鲁迅

是由契珂夫变为了高尔基。”

三

《野草》虽说是一本“散文诗”，但却包括了各种不同的体裁：有战斗的小品文（《秋夜》），有诗（《我的失恋》），有反抗之歌（《题辞》、《颓败线的颤动》），有战斗的杂文（《这样的战士》），有诗剧（《过客》），有童话（《聪明人傻子和奴才》），有悼念性的抒情文（《淡淡的血痕中》、《一觉》），有婉而多趣的讽刺文（《狗的驳诘》、《立论》、《死后》）。

在这些篇章里，作者向我们提出了时代赋与的课题、要求和使命。归纳起来，有：一、青年参加革命斗争问题；二、青年恋爱问题；三、儿童教育问题；四、妇女问题；五、群众道德教育、社会风气问题；以及反“哈哈主义”等问题。应该重视鲁迅这一承担“道义”的忧国之虑。这些问题解决与否实有关国家的命运和民族兴衰。有的问题，如青年革命、妇女问题，现在已得到解决或基本上解决，但象儿童教育、群众道德教育、社会风气等问题，显然还存在着。这对于培养接班人，专门人才和精神文明建设，关系重大，不言可知。那么，鲁迅所希望于他的《野草》的死亡与腐朽，火速到来的日子，也就还遥远得很，那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就还重大得很。

四

《野草》是鲁迅以血泪写出的诗篇，是写他的灵魂。因而就成为他最心爱的作品。他曾自评《野草》的技术说“不

算坏”，可见这本诗作的高度的艺术价值，实少有能与之比拟的。那笔致的变化，常伴随着思想的起伏，和情感的悲欢而不同，因而形成各篇独特的风格。有波澜壮阔，汹涌奔腾的《颓败线的颤动》；有幽深雄劲的《秋夜》；有抗辞露骨，卓然有节慨的《题辞》；有活风快水，沁人心脾的《好的故事》；有美艳明丽、闪烁夺目的《雪》；有阴森似临圮穴中的《墓碣文》；有婉而多讽的《立论》《狗的驳诘》；有情思芊绵的《腊叶》。种种风神面貌，引人入胜。而构思诡谲，借梦幻设，极尽讽刺之能事，如《死后》一文，真是多么特绝高妙的艺术手腕！

《野草》的语言，准确、形象、生动，时用妙喻，喜用拟人化的手法。写景，如《秋夜》、《雪》、《好的故事》、《腊叶》是那样的逼真，醒人眼目，使人感得到，断非一个对自然观察不深刻的人能够写出来的；而写枣树又赋予战士似的形象，令人崇敬。抒情如《淡淡的血痕中》、《一觉》，一片真情，感人肺腑。“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又是何等的豪情，何等的气派！

在《野草》里没有纯然供人欣赏的佳景，它的景物里常伴着革命的思想，战斗的豪情。情景交融，显示出它那高度的艺术性、思想性。这二十三篇诗章，虽都是些临时的小感想，不相连属的独立篇章，但从末篇《一觉》、《淡淡的血痕中》开始倒数回去，沿着《这样的战士》《过客》直到首篇《秋夜》为止，不难看出被一条红线贯穿在各篇之中，只是有时明亮，有时暗淡，有时隐藏而已。这就是《野草》的精魂所在。这精魂就是如《孩儿塔》序中所说：